舌尖上的故乡

妈将一筷子麻油面夹到我碗中。黄澄澄一碗素油面，浇了一勺花生酱，点着几尖翠葱根。爸露出极感怀而激动的神情向我道：“小时候穷，一日三餐哪见油水，天天便盼着过年了，大人下厨去做这样一大锅麻油面来，欢喜得不得了……”我默默地点头，送一筷面条吮着，脑海中浮想出年节的村落、趴在灶边流口水的孩子，锅盖掀开，缭绕出满屋的浓香------

我是从来没有回到过故乡的。

福建于我，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小学时指着身份证上的籍贯向父母询问，大人露出的歉疚的目光使自己心慌。爸成长在福建顺昌的偏远地区，那是个丘陵拱伏的地方，爸来到深圳不久，一场泥石流掩没了整个村庄，如今已成荒地。我于母亲娘家浙江绍兴长大，来到深圳后，因为种种原因，竟再也没有还去过祖地。深圳的繁荣盛华，也令得自己对于“源头”没有深刻的渴望; 或许对于年轻的自己来说，在车水马龙的时代里，是遗失了“根”的概念的。

老街是深圳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取名为“老”，街上却处处繁新。在我们用餐的这家闽南菜馆旁，左伫一浙菜厅，右边便是粤菜饭店。粤闽浙这三个与我有着模糊却紧密联系的地方一并排列，令我有霎那间的微微恍惚。新的一笼蒸饺端了上来，抱团而坐的胖大个头冒着水雾腾腾的热气，我夹一只送进嘴中，仿佛亲身置地于闽南丘陵的村落。

中国悠长的历史浸入了食物。在华夏大地各处，美食都或明或隐地反映出当地的风土民情。江南自古为文人雅士盛好之地，端得清清正正，傲然洒脱，昂着头收服了远征而来的入侵者，恭恭敬敬将其奉为都城。苏浙菜式也亦如其地之文雅，菜量小巧，制作精细，色泽摆置淡美，享有盛名的茶品糕点甜而不腻，连身在北方的文士也流连忘返，在一部《红楼梦》中将其浓加渲点。而身处中国南部的福建，自古便背着“南蛮之地”的轻蔑，三百年前才逐渐抬头起身。福建多山林，背临海，“蛮桀难化”却自有其蓬勃盛劲。闽人擅于取自然而为食，山有咸冻土笋、糯软芋丸、石狮甜果，渔有浔浦鲜蚝、新桥沙蜊、石湖膏鲟，……荒漠的人烟与贫窘使这些满怀希望南迁的闽人们从骨子中带出来一股不服输拼了命的干劲，菜式不做表面雅致，最重自然原味，蓬勃三百年最终昂首挺胸迈入中华“八大菜系”之殿堂。而在深圳，代表着新生命的年轻血液支持了各种快餐洋菜的崛起。文化在这个新兴城市的交融与碰撞，或许也成了它促长的因由。

龙应台的《从乡愁到美丽岛》中，细细思吮地描述了台湾人“故乡定义”的缩小与漂移，从介绍在大陆的曾经的祖籍到沉思着答：“我是台湾人”，某种性质的情感概念在这种漂移与文化的变迁中悄然改变。这种逐渐对“源本”的淡漠与对自己真实生长生命的具体土地的肯定，在逐渐日式化的台（闽）菜中依然可以体现，亦如深圳的老街上，新式餐点的交融林立。

我们从闽南菜馆中出来，在左侧的浙菜厅饮了一碗糯米酒糟丸子，在右边的粤式饭店打包了明日的早茶。我的左手牵着母亲，右手牵着父亲，一同穿梭在深圳繁忙的大街上。我的心里突然涌起某种异样的感觉，某种关于概念与定义、转变与传统、“根”“源”与“交融”的模糊的情感包围了我，使我迷惘而困惑，在热闹喧哗的大街上，有一刹那间的方向迷失。路边的拐角处，一家老式音响店混着饭菜的香，吞吞吐吐地歌唱起来：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一瓢呀故乡的故乡的长江水……”